

蘇聯小說通俗本

活命的水

考塞夫梟考夫原著

施 葵改寫



水 的 命 活

著 者 夫 梶 塞 考
譯 者 原 夏 煦 周
寫 改 瑛 施

上海新文化書社出版

通聯書店發行

水 的 命 活

定價人民幣二千四百元
一九五三年一月三版

原 著 者	考 塞 夫 臬 考 夫
原 譯 者	周 煦 良
改 寫 者	施 瑛
印 刷 者	福 祿 印 刷 所
出 版 者	新 文 化 書 社
發 行 者	通 聯 書 店

上海東餘杭路1143弄84號
上海福州路272弄4號
上海山東路128弄11號

版權所有 請勿翻印

書號009

印數10001—20000冊

序

「活命的水」這詞兒，出典於俄國神話，據說有一種可以起死回生的水，好像我國傳說中的「楊枝甘露」一樣。本書把它用作書名，敘述的可不是神話，卻是一個真實的故事。那是蘇聯西伯利亞一處養馬場跟乾旱鬥爭獲得勝利的經過。那個地方名叫哈卡斯州，終年受到風沙侵蝕，雨水極少，土地在退化，廣大的草原只能用來放牛牧馬，播種穀物老是歉收。養馬場的新主任魯東寧決心用人工灌溉的方法，來改變那兒的天然環境。他發動羣衆，修堤築池，開挖水道，種植樹林。但是他碰到許多阻力，尤其他的上級是個官僚主義的人物，總從中作梗，最後並且將魯東寧免職。養馬場上人員的努力，幾乎功虧一簣。幸得大家同心協力，以及州黨委會的英明決定，他們才戰勝了官僚主義，仗着「活命的水」，把荒荒涼涼的地方，變成繁榮美好的樂園。這雖是一個小故事，卻把蘇聯人民改造自然、造福人羣的偉大門爭很真切地反映出來，讓讀者看到他們向共產主義前進中的片段過程。

本書是蘇聯一九五〇年出版的四部以改造自然爲主題的傑出的小說之一。我國有周煦良先生的譯本，中華書局出版。我是根據這個譯本改寫的，謹向原譯者致謝。

本書主要人物

魯東寧 養馬場主任，本書主人公。

林孃 魯東寧的妻子。

杜指導員 州黨委會農業處指導員。

盧保采 哈卡斯州養馬場聯營處代表，魯東寧的上級，官僚主義的典型人物。

齊波 州黨委之一。

德勞賓 灌溉農業試驗站主任研究員，一位熱心人。

狄伊凡 灌溉農業試驗站的工程師，有名的「水大王」。

考果夫 狄伊凡的學生和助手。

沙斯特 養馬場的前主任。

歐老頭兒 養馬場的育馬師。

歐老大娘 歐老頭兒的妻。

安妮 歐老頭兒的女兒，年輕活潑的「野姑娘」。

康加 青年考古家。

伊達 下鄉實習的農學院女學生。

杜娜 女，養馬場黨支書，種馬部主任，是個充滿勞動熱情的人。

奧利 養馬場畜牧技師。

吉斯 養馬場汽車司機，共青團支書。

阿普 能幹的牧人，安妮的未婚夫。

倪考萊 某集體農場主席。

目 錄

第一章	哈卡斯的養馬場	一
第二章	想辦法來灌溉	八
第三章	轉一下舵	一六
第四章	「乾脆你只有走路！」	二四
第五章	還是堅持下去	三一
第六章	官僚主義垮台了	三七
第七章	安妮和康加	四二
第八章	再動腦筋	四八
第九章	一片好光景	五四

第一章 哈卡斯的養馬場

在蘇聯的西伯利亞，離開外蒙古不遠，有一處地方，名字叫做哈卡斯州。哈卡斯本來是一個古老的國家，中國古書上所說的「丁靈」人，當初就住在這兒。據說丁靈人的相貌是白皮膚，藍眼睛，鷹鉤鼻子。他們全是頭等的牧人和農夫，畜牧和耕種都用人工灌溉，田野上溝渠縱橫，麥浪連天。他們還擅長鑄銅。丁靈人的銅器，遠近馳名。不久，鄰近的民族進入這個地方，跟丁靈人混合起來，就成了今日哈卡斯人的老祖宗。可是在過去的一二千年裏，哈卡斯人的生活是够悲慘的。許多好勇善戰的游牧部落，曾經浪潮似的湧到這兒來，他們把水道和田園儘量糟蹋，使繁盛的國土變成牧場。氣候也越來越壞，狂風終年不斷地從沙漠裏吹捲過來，把地面肥沃的泥土吹走。酷熱苦寒，雨水又少，廣大的草原只能用來放牛牧馬，播種時常顆粒無收。一些號稱「大頭子」的土皇帝高高在上，殘酷地剝削老百姓，大批忍凍挨餓的老百姓，被壓得連氣也透不過來。四五十年以前，有個名叫蘇金的大頭子，就住在這一帶。他養着幾千頭馬匹和牛羊，雇用着許多長工。他還有一件「法寶」，那是帝俄沙皇賜給他的「龍袍」。他有了這件「龍袍」，狗仗人勢，愈加耀武揚威，要老百姓像尊敬皇帝似的尊敬他，榨出最後一點兒血汗供養他。老百姓格外遭殃了。

十月革命勝利，蘇維埃國家成立，哈卡斯人的苦日子也出了頭。那些大頭子完全滾蛋了。老百姓們開始歡歡喜喜，勤勤懇懇，爲自己的幸福而工作。在哈卡斯的草原上，因地制宜，出現了大規模的養馬場。這兒單表一個名叫「拜洛賽斯克」的養馬場，它是在一九二〇年以後成立的。這個養馬場面積很大，約有三十萬公頃（合四百五十萬畝），包括牧場、草田和耕地。還有十個大湖，幾條小河，無數的流泉，土地着實不錯。但另一方面卻是——無雨的天空，猛烈的熱風，炎熱的夏天，苦寒的冬季，莊稼和飼草老是歉收。人們的糧食要靠外面運來，牲口經常餓不飽，許多幼畜都死掉。要把這個養馬場經營得好，確實是件極不容易的事情。

養馬場已經換過好幾位主任，莊上的人員一直都在更動，留着不走的只有那些哈卡斯本地人，和幾個外來的熱心人員。最近，馬場主任沙斯特因爲辦事棘手，屢次請求辭職，組織上一時找不到繼承的人，還不會批准他。這時候，正巧有一位名叫魯東寧的人，被派到哈卡斯州來。魯東寧是個中年漢子，生得身段魁梧，肩膀開闊，濃眉大眼，臉上充滿剛毅的神色。他曾經在國營農場工作了二十年，從拖拉機手升到農場主任，對於耕植一道，經驗非常豐富。衛國戰爭時期，魯東寧也參了軍，在一個步兵師的軍需處服務。此刻他已經復員，就被派到邊區的哈卡斯州。他把兩個小孩子留在故鄉，暫時跟老祖母過活，自己和妻子林孃同來。他們先到本州首府阿巴康城，向組

織上報了到。州黨委會農業處的杜指導員就請他接手那個養馬場。魯東寧說：「我還是種糧食比養馬在行些。」杜指導員說：「這只有更好。養馬場本來自己種糧食的，他們正需要像你這樣的人。」他又從桌上一疊小冊子中拿起一本，翻開首頁，給魯東寧看「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關於戰後發展農業的決議」，問他對這個文件可熟悉；接着，還介紹本州養馬場聯營處的代表盧保采跟魯東寧相見，這人便是魯東寧的頂頭上司。魯東寧看見他們意思殷勤，也就不再堅持。想不到他們從辦公處出來的時候，迎面看見一片高高的灰黃色浪潮，掃過街道，洶湧而來，模樣煞是可怕。哎，這是什麼？魯東寧定睛一看，原來這是一大羣小馬，它們瘦骨嶙峋，全部灰黃色，正像滔滔濁浪似的奔騰着。不過這種顏色並不是天生的。它們先洶過一條河，渾身溼淋淋的，再沿着泥土飛揚的道路奔來，原來的毛片色澤被一層泥土掩蓋，所以成功這個樣子。魯東寧看見這一大羣馬，問杜指導員道：「是哪一家的？」杜指導員笑嘻嘻地道：「正是你們養馬場上的。」魯東寧覺得奇怪，問道：「你方才不是說養馬場離開這兒有許多路嗎？它們上城來幹嗎？」杜指導員告訴他，在乾旱的年頭，養馬場出產的牧草不够吃，那些週歲的小馬，必須跋涉四百里路，到葉尼塞河（西伯利亞的大河）對岸很遠的地方去吃草，到春天才回來。魯東寧聽了，搖搖頭說：「來回都要走四百里路，對於那些小馬真是吃不消。三十萬公頃的養馬場，連自己的馬也不够

吃，那太說不過去了！」就是這頭一個印象，在這位新主任的心上長了根。

魯東寧是趁着一部載重卡車，從城裏到養馬場去上任的。跟他們夫婦倆同走的，還有養馬場前主任沙斯特，育馬師歐老頭兒，和另一位名叫康加的青年考古家。開車的名叫吉斯，是養馬場的共青團書記。在他旁邊坐着一位名叫伊達的姑娘，她是農學院的學生，現在下鄉來實習的。他們在前面撩着天，魯東寧等人也在後面撩天。那位考古家康加，原是哈卡斯本地人，正在大談山海經，說那些溝渠是古代灌溉系統的遺跡，那些古塚上面刻着的是「象形文字」，他們的祖先怎樣跟大自然鬥爭；這些話說得頭頭是道，連歐老頭兒聽了，也在暗暗點頭。

車子風馳電掣地馳過湖邊，馳過山谷，馳過平陽，離開養馬場已經很近了，忽然有一個姑娘騎着一匹栗色的馬，跑過卡車的前面，她是特地來迎接卡車的。這位姑娘年紀約有二十歲光景，本地打扮，烏黑的頭髮編成十三條辮子——左右各四條，腦後五條，每條辮子上還別着一枚小銀幣。她名叫安妮，是歐老頭兒的女兒，跟伊達也是朋友。此刻她趕上了卡車，向父親招呼以後，就放馬和卡車並馳着，跟車上的伊達說說笑笑。安妮很羨慕伊達，因為她自己小學畢業，耽誤了升學的機會，此刻在養馬場當小組長，而且她的母親歐老大娘已經給她找到了一位做牧人的好女婿，只等擇日成婚。但她還是一個天真爛漫的「野姑娘」呵！

車子在歐老頭兒屋前停下，歐家老夫婦請客進屋，做起東道主來。宴席上有的是肉，熱騰騰的燉羊肉，每人一大盆。歐老大娘勸客人們飽吃一頓。客人們卻在高聲談論。前主任沙斯特正在滔滔不絕地說：「這兒農田很少，三十萬公頃中，只有兩千公頃是農田，因為哈卡斯是天生不適於農業的。哈卡斯人有句老話道：『上帝賜給我們草，可是拿風來害我們。』整個春天沒有一滴雨，從頭到尾都颳大風。風把我們的田地、我們的莊稼全颳光了。我們用犁耕地，結果反而讓肥沃的土壤給風吹走，留下一片不毛之地。你想，我們還要耕種幹嗎？」魯東寧沒有充分了解當地情況，暫不發表意見。那位農學院女學生伊達卻鼓起勇氣說：「同志，你說得太過分了。我們哈卡斯的雨量確是很少，不過每年也還有三百公厘，如果雨水當令的話，好收成是沒有問題的。而且，我們一定要採用灌溉、植林、護雪等方法，使畜牧也有好處。」沙斯特哼了一聲道：「灌溉、植林、護雪，說得多好聽！這兒沒有什麼雪可護，我們從來不會用過雪橇！植林，你要植多少棵？幾百萬棵還嫌不夠！耕地、種菜、植林，在這兒全是外國派頭。哈卡斯草原上，從古以來，總是只配放牛牧馬的。」

大家暫時沉默着。魯東寧站起身來，走到窗口，把兩扇窗都打開，又像喃喃自語，又像對在座的說：「瞧，多美的空地……沒有人覺得手癢嗎？一個人要找樹蔭，就得跑三百里路；他想吃一隻蘋果，又得奔波三百里。糧食是外國派頭……」他敲

敲自己的前額：「我可搞不懂這個。」這時候，青年考古家康加說話了，他對沙斯特道：「誰告訴你，哈卡斯地方從古以來就是草原，哈卡斯人從古以來就是放牛牧馬的？歷史證明，我們的老祖宗是古老的牧人，同時也是勤勞的農夫，他們還在耕地上運用人工灌溉的方法。他們所開的水道，到現在還查考得出來。」說着，他從旅行袋裏掏出一張古代哈卡斯的地圖，把上面畫着的溝渠網指點給大家瞧。沙斯特還是搖搖頭。魯東寧從康加手裏接過地圖，仔細看着，他發現養馬場地界上，卻沒有古代的水道。他不由得歎口氣道：「唉，老祖宗們偏忘掉了我們這塊地方！」康加勸慰他說：「別急，也許到現在為止，還不曾發現罷了。要知道考古家的工作，每年每月都有新收穫哩。」魯東寧才高興地說：「好啊，那末請你且慢研究什麼象形文字，先在這兒找找古代的水道看。如果找得到，你的研究工作有了收穫，我們的糧食也有了着落了。」康加馬上點點頭道：「對，我來搞這個。」

吃過了飯，客人們都準備告辭。歐老頭兒陪伴沙斯特和魯東寧夫婦到養馬場管理處去，歐老大娘留康加耽擱在她家裏。她跟康加已有十五年不見了。原來康加三歲喪父，母親一直在大頭子蘇金家裏做工，她因為受不住磨折，在康加十二歲時，也就一病不起。幸得十月革命勝利，救了這個小孤兒，他被送到城裏去，由政府撫養教育。十二歲的康加，在臨走的時候，曾經到歐老大娘屋裏逗留一番，他想到父母雙亡，又

要遠離故鄉，不由得伏在長凳上嗚咽起來。那時歐老大娘一邊安慰他，一邊自己也淚落如雨。因為歐老大娘也有過好幾個孩子。當初歐老頭兒本是給大頭子蘇金趕馬的，他在草原上到處跑，總把孩子帶在身邊。孩子穿得破破爛爛，睡在縛在馬鞍上的籃子裏。有一個孩子被一匹受驚的馬摔死了，另外的全被尖利的草原風凍死。只有小女兒安妮留着，因為生她的時候，革命已經勝利，歐老頭兒早在養馬場工作，境遇寬裕得多了。老大娘自己沒有男孩子，一直很想把康加當做兒子看待，此刻看見他久別歸來，一定要他就攔在自己家裏。康加覺得卻之不恭，只有答應下來。看看已到旁晚，康加含着煙斗，坐在門口階台上閒眺。一輪滿月正從天際升起，光輝如銀。他聽得後面脚步聲響，回頭一看，只見安妮穿了馬夫的服裝，從屋裏出來。她穿戴的短褂、長褲、帽子、全是帆布做的，手裏捧着一副馬鞍。康加問她道：「你上哪兒去？」安妮說：「我去值班。」康加又問道：「幾時回家？」安妮說：「一個星期。」說完，她跟康加拉拉手，上馬走了。

第二章 想辦法來灌溉

按下歐老大娘那一邊，再說魯東寧他們到了養馬場管理處，前主任沙斯特辦理了移交手續，介紹幾位工作同志跟魯東寧相見。一位名叫奧利，是個禿頭矮胖子，年紀五十歲上下，穿着緊身衣服，好像一隻圓桶，他是畜牧技師。一位名叫杜娜，是女同志，養馬場黨支部書記，種馬部主任，是個充滿勞動熱情的人。一位拖拉機組長，是個臉色陰沉的高瘦子。一位耕作組長，是個上了年紀身材矮小的人。等沙斯特走了以後，他們幾個人便商量在農田裏耕地播種的事情，下鄉實習的伊達也參加討論。拖拉機組長報告魯東寧道：「這兒的土地給太陽烤得非常堅硬，整個的田地好像一方大石頭，拖拉機的犁，已經沒法把它犁成一條條勻稱的條子，只能翻成一塊塊乾土。這些乾土還是不能下種的，如果我們把它弄碎，就變成塵土吹掉。風颳個不停，我們的農田全要變成沙礫了。」耕作組長說：「我們已經播了一些種，只有最早播種的發了芽，可是它們又疲又黃，不久就要枯死了。」魯東寧問道：「那些青苗沒有雨能够耐多久？」伊達回答說：「大約兩個星期。播種要越早越好，播得晚了，季候風一到，把土吹走，種子全露出來，有時候乾脆連土連種子都颳走了。」魯東寧聽着，繃起濃眉，臉上充滿憤激的神色。他嚷着說：「我們犁地、播種，拚命的工作，夜晚不睡

覺，想爭取做勞動模範，其實我們正是貪污浪費的罪犯！我們是在種沙漠！大家想想看，多少人力，多少金錢和種子，被我們浪費掉了？還有牲口因飼料不夠，趕到老遠的地方而引起的死亡呢？如果這些統統算一下，我們的損失，真的比山還要高。嘿，我們非想辦法不可！」這時，伊達告訴大家說，近代大規模的耕種，在哈卡斯還剛剛開頭，不過二十年光景，農業技術在配合當地情況上，並沒有多大開展。哈卡斯的雨水很少，下的又不能及時，因此播種要趁着土壤還含有去年秋冬水分的時候，越早越好。這裏有個灌溉農業試驗站，他們經過好多年實驗，證明播種不要說遲了幾天，就是遲了幾個鐘頭，也會大大地影響日後收成的。

話題轉到了幾時播種的問題，大家激烈地爭辯起來了。有的同意伊達的話——播種越早越好，可以使種子受到去年留在土裏的水分。有的主張播種要遲，因為哈卡斯春天非常乾燥，風又狂暴，從六月份起，才日暖風和，雨也有了，往年有些播種遲的，靠了六月份的雨水，反而得到了豐收。有些乾脆反對在沒法灌溉的土地上耕種，認為沒有灌溉的土地不出的時候多，有收成的時候少，徒勞無功，太不值得。討論結果，還是黨支書杜娜主張：灌溉法是好的，可是這兒根本沒有灌溉機構，目前可以不必談；至於趁早播種的機會，現在已經錯過了，唯一補救的辦法，就是按照原來的計劃繼續播種，最好加一把勁，使它早一兩個星期完成，這樣總靠得住一點。魯東寧聽

了，就問拖拉機組長，有什麼方法能够使播種加快。那位組長倒很爽快，馬上說可以做得到的。於是魯東寧派他到倉庫裏去查點那些多年擱置的農具，看有什麼可用的，準備動員全部人手，加緊下種。

魯東寧總忘不了灌溉，他要到灌溉農業試驗站去一趟，了解當地情況。他約了杜娜同走，仍舊由吉斯駕駛車子。他們到了那邊，只見綠樹成林，水道縈迴，光景正像沙漠中的綠洲似的。车子在試驗站的辦公處門口停下，魯東寧、杜娜、吉斯三個人風塵滿面，走出車子，吉斯忙着檢修這部「老爺」汽車，魯東寧跟站上的秘書打個問訊，知道試驗站的主任研究員德勞賓在果園裏，便和杜娜去找他。他們走在一條林蔭路上，路的右邊種了許多蘋果樹，按照棋盤的格式排列着，左邊是一行行的櫻桃樹和各種漿果樹，遠處還有一叢叢不知名的樹木。果園裏的人很多，有的在蘋果樹和漿果樹的四週把泥堆起，有的在種什麼東西，有的揹着鋤頭趕往工作的地點。魯東寧和杜娜走到一羣工人跟前，看見在那羣人中間，有位又高又大白髮蒼髯的老大爺。魯東寧點點頭說：「那一定是他！」於是他上前招呼道：「德勞賓同志，你好。我們是鄰近養馬場來的，請帶我們參觀參觀。」他和杜娜作了自我介紹。德勞賓說：「你們要看哪一方面？試驗站大着呢！」魯東寧說：「什麼都要看看。還要請你告訴我們，你怎麼搞起來的？你是怎樣使那些樹木長成的？」德勞賓興高采烈地說：「好啊，我帶你